**刻下今天，抗拒遗忘**

文/虞金星

【1】我们知道自己是容易忘记的。有心人能坚持写下日记，日日记录，到时回头还能翻回去，某一年某一天，字字句句都在纸上，能唤起记忆。也有人记忆超群，过了多少年，还能细数某时某地某事，让人惊叹。但大部分的我们呢？我曾记过一阵日记，从开始的日日记，到后来的隔日记，再到后来的不知隔多少日记，终于有一天把日记本尘封在写字台的某个抽屉角落里了。我也曾与好友仔细回想，在何时何地哪一个场合第一次遇见，却相顾茫然。

【2】这样的无从查考，这样的相顾茫然，并不算得上如何特殊。

【3】生活的大部分形态，总是碎片化的。一时在东，一时在西，纷繁复杂，并不是那么容易记住的。我们记住了海潮翻腾，侧耳又听见大江大河奔涌怒吼；记住了大江大河的浪高声宏，耳边又传来远处的人声鼎沸……热点似乎一个接着一个，连时尚流行都以百倍的速度在此起彼伏，每个似乎都在沸点上翻滚。可新的记忆总是一页页压过旧的，遗忘总在这样不知不觉的侧耳、挪移间发生。

【4】而更多时候，生活的形态，又是屡屡重复的。连古人都说，“年年岁岁花相似”，相似的花，相似的叶，总是最不容易区分的。我们记忆里，只留下似曾相识的影子。提过的话题要再提，理过的逻辑要再理，连听过的故事，也总在天南海北再听到相似的讲述。“仙桂年年折又生”，如果枝头还是避着风头的朝向，连挂着的果子上的疤痕都一般，谁又能分清是哪一年、哪一月种下的树呢？

【5】若说世上事尽是重复，无疑太消极。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又高估了普通人心里的饱满度。我们在光与影里穿行，日久年深。有这样一个日子，我们停下来，做一个特别的标记，把它从漫长的旅途里区别出来，想想过去，看看前程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关怀。在意义被怀疑、被消解的时候，有这样的庄重的一刻，反观静照，在一片喧腾或琐碎里执着地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历史感，也是一种觉醒。

（节选自《人民日报》2016年1月1日第8版刊文）